

近读录

翰墨前缘记未疏

《潜微录》：从一个家族的视角拼接一张六百年间江南地区的人文网络

戴扬本

2019年岁值己亥，正逢冒广生老先生逝世整甲子之年，上海博物馆将珍藏多年的《潜微录》书稿整理后出版面世，以一种庄重且蕴义深远的方式来纪念这位近代史上著名的诗人和文化学者。

《潜微录》是冒广生积多年之力编订的家族历史文献合集，全书一百八十余万字，内容丰赡。“潜微”以喻先生未彰显的美德善行，纂集为书，发潜德之幽光。自元代以来，如皋冒氏六百余年间斯文不坠，留下的著述有二百四十余种之多，明末冒起宗和冒襄父子曾着手编纂《冒氏先世潜微录》，以“缅怀水源木本，延绵文脉书香”，惜未得传世。民国初年，冒广生再兴纂集之事，遍检群籍，分类汇纂成册，署名“重辑如皋冒氏先世潜微录”，以示与先祖著述宗旨的继承关系，此即今天我们所见的《潜微录》。

早在光绪年间，冒广生即以文章诗词名，又因幼时受外祖周星台校讎略录之学的熏陶，于前人文献的收集和整理亦极富兴趣，早岁曾纂辑冒辟疆事迹成《冒巢民先生年谱》，升治让先生许之“尤其矜慎之作”，还与钱大昕的《洪适年谱》《陆游年谱》和张穆的《顾炎武年谱》等相较，称其“韵乎详略之中，足以兼综钱张之长”，梁启超在《清代学者治学之总成绩》一文中更称誉其年谱“无一不佳”。早年在温州海关供职时，冒广生刻印了《永嘉诗人祠堂丛刻》《永嘉高僧碑传集》，又编纂《康乐集拾遗》一卷等。奉调镇江和淮安后，又主持整理刻印《至顺镇江志》《楚州丛书》等地方文献，成就卓然。冒广生视传承家族文化为己任，光绪二十年重刻冒辟疆《朴巢诗文集》，跋语中便感叹“吾族冒氏，世著如皋，科名文章，代有其选。……（诸先人）并起家甲第，蜚誉一时。其他潜德勿耀，尤不可以一二计”，并发愿曰：“上下数百年，凡吾宗子能文者，零缣断墨，皆抄存之。岁月所得，亦几盈尺。他日当尽付剞劂，俾吾子孙世世诵芬。是刻之出，嚆矢焉耳。”除了重刻先祖的《同人集》《朴巢诗文集》等多种著述外，还持之以恒地搜集和抄录相关的文献资料，晚年终得以实现纂集《潜微录》夙愿。

《潜微录》全书分二十册，按文体分为文章和诗词两大类，“文”部分约为全书四分之三，据文章的内容，分为史事记述类的诏书、事实看详、墓志、祭文、神道碑、家谱序等，和艺术类的序跋、书札、字画碑帖之名人题辞等凡二十余类。“诗词曲”部分除收录部分家族成员的作品外，更多的是与交游相关的酬唱之作，作者皆一时清俊文士，据粗略统计，人数达数百之多，展示了因亲缘和地缘、友缘而结成的文人群体的生活图景。其中有许多熟悉的名字，如明末清初活跃在江南地区的倪元璐、董其昌、陈继儒、王铎、陈维崧、吴伟业、王时敏等，在诗文、书画等领域都是杰出人物。而清末和民初与冒广生交游往来的，范围已不限于江南地区，包括晚清名臣如左宗棠、陈宝箴、郭嵩焘，光绪年间参与维新的人士如康有为、梁启超，国民政府早期元老如胡汉民、于右任等，以及著名的古文家林纾、吴汝纶，同光诗人沈曾植、郑孝胥、陈衍、樊增祥、夏敬观、陈三立，晚清著名学者俞樾、孙诒让等。他们撰写的序跋和信札，以及雅集时留下的诗赋题咏，留下了与冒氏家族交往的记录，对于寻绎隐藏不见的文人生活景象来说，是很有意义的文献资料。不妨说《潜微录》从一个家族的视角为我们拼接了一张六百年间江南地区乃至更为广阔地域的人文网络，令研究如皋冒氏家族历史学者兴趣盎然，亦引起了诸多研究明清江南地区文化学者的关注。

如皋冒氏一族积厚流光，气脉流贯，数百年间屡经鼎革之变，跃动的脉搏却依旧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量，注重对人才的培养是一个显著的特点。《潜微录》秉承文章千古的古训，收录了历代敦劝子弟进学的诗，口吻亲切，语言平实，令人感受到蕴涵其中的深厚绵密的传统文化素养，“吾家无长物，遗草未全湮。欲得如椽笔，才传绝代人”；教育子弟求学上进，毋得羡慕物质财富，勿以科名富贵为人生目标，“鸡声未断即披衣，知尔拳拳意不违。好以就将酬日月，休从衣马羨轻肥”。又如“性僻耽书晚愈痴，炎炎灯火坐移时。呼儿执卷傍相问，暮雨行天晓不知”，描绘了一幅沉浸在读书求知的愉悦氛围中的景象。孙儿从塾就师，祖父冒起宗欣喜赋诗勉励，“青箱奕奕自门风，濯

濯兰枝发旧丛。老去钟情惭猗猗，年来戢翼谢冥鸿”，“幽窗相对短檠灯，细字巾箱烬尚存。恒产吾家惟万卷，莫嗤老叟似枯绳”，殷殷期盼之意，尽在家常语中。进入现代社会后，冒家后裔仍沿承先辈以努力求知来报效社会的传统风气，在文教科技界取得了足以自豪的成就，影响及于海外，与这种家族传统有很大的关系。此亦令人感悟到历史旧事随着岁月的流逝或会褪去色彩，而宛然兀立的精神价值，却有着超越时空的持恒力量。

《潜微录》的文献资料前后涉及数百年，而以明末清初和清末民初两个时段记载的内容最为丰富，犹如一株大树上缀满花朵的两根枝干而引人瞩目，此无疑与当时家族中出现的两位著名人物冒辟疆和冒广生相关。披览《潜微录》时，也常常会因冒广生和他的先祖冒辟疆在许多方面的相契产生一种神奇的感觉。

冒辟疆身歿的康熙三十二年之干支为癸酉，一百八十年后的同治十二年冒广生诞生，是年亦为癸酉。更巧合的是冒广生与先祖冒襄生辰皆为三月十五日，他曾写道，“广生之生与微君同日，而生之前一夕，先大父见樛栎有巨入足。是夜，复梦有峨冠博带者自外至，醒而异之，故名余曰阿灵，而字余曰同生。”朋友有以此入诗，称为“十世顿成来复象，千秋徒为后人狂”，且注云“鹤亭自喜以巢民复生，不独时势同也”。时间上的巧合，令冒广生在情感上与这位著名的先人多有相通，甚至常在精神上产生强烈的共鸣，两人的社会活动虽相距二百余年，皆因“性合异气，笔带神锋”，显示了很多共同的特点。冒辟疆少负才名，王廷玺称其“天授奇颖，早擅圣童之目，而又昕夕

奉趋，庭教惟谨，摘华苞蕊，咄咄惊人”。冒广生亦“童年作赋，声名已著云间；弱岁冠军，经济蚤标海内”。冒辟疆“气节干霄，凡前辈之抗节数行，负文章声誉，无不引为忘年交”，冒广生则被视作“文章尔雅，足以矜式艺林”。冒辟疆仿唐元结钟爱的浯溪胜境，修筑别业名水绘园，在园中筑小亭于鹤屿，命之“小三吾亭”，冒广生则意追寻先祖的足迹，以“鹤亭”为字，又以“小三吾亭主人”自号，自己的文集和诗词集皆以“小三吾亭”冠之。诚如梁启超对冒广生所言，“问姓氏，谱邑居，辄忆其先德巢民先生言论行事而口摹之，而目营之，而心追之”，“鹤亭之志，殆先生之志也”。宣统辛亥年三月十五日，冒广生邀集北京诗友在夕照寺为冒辟疆诞生三百年纪念，诗人纷纷撰诗为志。时值清王朝覆灭前夕，天下疲癯如沉痾，人心思乱，冒广生以怀念先祖为名的一次雅集，人们联想到的却是明季朝纲紊乱而冒辟疆所发之名通之论，心系天下安危。正是他与先祖完全相同的深切家国情怀之写照。

《潜微录》注重收录第一手文献，故书中收录的酬唱之作，不乏考辨史事之资，第十七册收录清初吴伟业、黄虞稷、纪映钟、杜濬、王士禄、宋实颖等人悼念董小宛的诗便是一例。董小宛与冒辟疆的交往，尤其在董小宛去世后，冒辟疆以辞遣哀，《影梅庵忆语》中流露的深挚感情，文心侠骨，哀婉动人，被视作才子佳人间的最极致情事。然清末光绪年间，忽然流传起董小宛即顺治朝董贵妃的传说，宣统年间冒广生重刻《影梅庵忆语》，遂特意在跋文中对此详加辩驳。据史籍所记，董贵妃受封是在董小宛去世后五年，时间上本不契合，冒广生并以亲身经历光绪、宣统年间传

的产生和流传过程，证实传言不过是文人好事者之为。跋文中最具说服力的证据，是《影梅庵忆语》和那数十首悼亡诗，因为小宛果若“椒房各位”，冒辟疆岂能将自己与小宛的情事撰为缠绵悱恻语，又公然散布社会，如此毫无避忌地行事，逻辑上无论如何是讲不通的。吴伟业等诸多江南文士还“复从而弔之和之”，更属匪夷所思之事。且不说这些文士中有数人还具有朝廷命官的身份，清兵南下后在江南地区大肆屠戮才不过刚刚过去数年。吴伟业等人的诗，虽为“泣灵瑟之魂，怜旧月旧花”的文人悼惜之作，对考释所谓董小宛入宫的史事而言，却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近年来仍见学者无端质疑孟森先生对所谓董小宛入宫史事的考订，深感《潜微录》中《跋重刻〈影梅庵忆语〉》和吴伟业等人的悼亡诗不可不读，而冒广生对热衷此事的考据家们的“自矜其淹博，陋滋甚矣”的批评，亦不失警示之意。

2009年，因纪念冒广生逝世五十周年，上海博物馆曾将馆藏冒广生与时贤名儒的往来书札整理出版，题名“冒广生友朋书札”，卷首彩印笺札多幅，笺纸精美，行楷端丽；披览全书，雅人深致，文辞灿烂。此次印行煌煌两大巨册《潜微录》之举，是与之辉映的另一盛事。冒广生晚年定居上海，决定身后将收藏的文献资料全数捐献给博物馆。

六十年间，潮起潮落，而这批珍贵的文献皆安然无恙，证实了冒老先生的安排实为一种非同寻常的远见。而经过上海博物馆的整理，这批文献资料陆续得以公诸于世，无疑是体现这批文献价值的一种理想的方式，也是对这位前辈学人最有意义的回报和纪念。



笔会

巴黎中心的秋天
(油画)
基塔 [美]

雨天的情书

王文

每次去一座陌生城市学习或生活，往往是在淋过雨后才感到和那里发生了某种切肤的联系。

这大概意味着你不是被精心伺候的旅客，也不是小心翼翼过路或出差的访客。淋过的雨是这座城市的数以万计乃至百万计千万计的居民梳洗、刷碗、泡茶、浇花、淋浴、冲马桶的水，以及身上的各种体液，甚至是眼泪，在缓慢蒸发之后上升到高空，经过聚集、碰撞、吸收、融合，重组为云朵，飘浮在你的头顶，直到涵涌云海终因承受不了巨大的重力而哗然解体，才变成雨水落在你身上。它带着这座城市人们的气息，使你与其产生了若有若无的联系或羁绊，而这才是不可多得的体验。

遭遇最突如其来的是某年在上海外滩。溽热的盛夏乘公车前往外滩，坐靠窗的位置。拉开窗，夜风呼啸而过。浓密的法国梧桐带着白昼的温度一头扎进森然的月夜，渴极了似地发出呻吟，而树影在眼膜上摩挲不止，明暗交错间留下薄情的吻。在这幽深的路上行驶总感觉永远到不了头，直到在一个路口，黄浦江豁然跳进视野。

在十字路口下车步行，汇入涵涌的人流，和那些陌生的男男女女在外滩漫步。路边有付费画肖像的流浪画家、即刻成像的拍照摊子、兜售气球的中年妇女，并深深身解数吸引路人的注意力，但绝大部分人的视线都落在一江之隔的对岸，流光溢彩的高楼变幻着标语，“上海欢迎你”。这样走着，刚觉察到几丝丝小雨滴旋即酿成瓢泼

大雨，夹杂着冰雹噼里啪啦地拍打在坚硬的地表上，发出千军万马奔腾的声音。方才唧唧我我的小资情侣立马抱头鼠窜，那些有先见之明的人也得到时刻提防雨伞被狂风折弯，寻找渺小小心翼翼地走。所有人都在寻找栖身之所，但那么空旷的大道上又怎么可能找到避雨的屋檐呢？

暴雨来势汹汹去得也快，很快便成了“无边丝雨细如愁”的强弩之末。我坐轮渡过了江，对着陆家嘴环形天桥出的一家麦当劳的玻璃窗，看到自己落汤鸡般的狼狈模样。天桥下零散行着刚加班的商界精英，仍旧穿着笔挺的正装，一丝不苟的发型，脸上表情平淡冷漠，好像刚从另一个世界里钻出来。

印象深刻的雨天也未必是因为被淋得湿透。北海边的海牙冬季多雨，不是淫雨霏霏，而更像如堂老人所说的，因为是冬天，终究不好意思倾盆地下，只是蛛丝似的一缕缕地洒下来。天气总是阴冷，半夜会毫无征兆地渐渐沥沥下起雨，到了第二天，即使出了太阳，路

上也是湿湿的。那时在海牙短期进修，到上课的地方要经过和平宫外的纪念碑，碑上熊熊燃烧的和平之火是永不熄灭的，在雨天明亮得像火炬，映衬着阴郁的天色。

因为习惯了微风细雨，我在海牙出门从来不打伞，但也有一次着了道。在放学路上雨势陡然转大，只得戴上卫衣帽子加速跑起来。每次在人行道路口总遇到红灯，任凭雨水舔舐衣服和裸露的肌肤，把鞋浸得和冰窟似的，时间变得无比漫长。索性不再着急，抹去脸上的水珠，不慌不忙地边走边看。路上的荷兰人大多骑着前置探照灯的高头自行车快速驶过，溅起巨大的水花，电闪雷鸣间，像是海面上穿梭不息的奇异鱼类。海鸥从路旁楼房的屋顶旁逸斜出地飞过，时而低速掠过地面，像在雨中迷了路一般呆呆停在电车道上，丝毫不怕人，直到铁轨咚咚震动起来才如梦初醒般飞走。

人生中能度过几个这样从容不迫的雨天呢？我记得老电影里老是有失意的主人公被老板炒鱿鱼之后遭遇暴雨的场

景，抱着湿透的私人物品一瘸一拐地从公司走回家。而彼时的我还有足够的时间余裕去等待雨停，淋一会雨，再聚在街边商店的挡雨棚下或公交车站内，呆呆地望着雨水不断落下，就像那在轨道上怔住的海鸥一样。

也有在雨中泡汤的旅行计划。在台北交换学习的那年春天，坐台铁沿着台湾迤迤的东海岸线一路南下，在台东稍事停留就乘船去绿岛。太平洋风浪太大，把气垫船变成了跳跳板，一路颠簸不止，我上了岸就跪在码头大呕吐。出发前做足了功课，本来计划着第二天租机车环岛，不料一早就下起了大雨。在酒店房间里焦急等着雨停，那绝不是“雨声潺潺，像住在溪边。宁愿天天下雨，以为你是因为下雨而不来”的心情，而是每每刻刻都盼望雨霁天青。等到接近黄昏，决定放弃机车环岛的计划，租了一辆面包车飞快地开去几个主要景点。

路旁就是荒芜的田野，雨丝在车窗上密密麻麻，笼罩住沿途风景，伸手擦

窗，里面的玻璃杯，几乎每人都带个玻璃杯，里面泡着龙井茶，一看叶芽，就知道茶的好坏。然而喝的多是绿茶，喜欢红茶、乌龙茶、普洱茶的，似不多。久未回乡，不知道如今喝茶的风气如何。我喜欢喝茶比较晚，不能喝酒了，才开始喜欢上茶，可是性不喜绿茶，先是喜欢乌龙，接着又喜欢上红茶。

记得第一次到茶城买茶，想买的是金乌龙。那家茶城就要搬了，黑魇魇的，只有零星几家还亮着灯。卖茶的老板不在，旁边有家店还开着门，我们只好踱过去。老板娘是个福建女子，瘦瘦的，笑容可掬，而拙于言辞。坐下，宽厚的茶桌隐隐的红色在灯光下也藏不住。几种乌龙茶，纷纷一过，平平无奇。老板娘说，试试这一种吧。她细心地从冰柜里取出一个塑料袋，塑料袋里又是一个袋子，用茶匙舀了一点茶叶出来，褐色的茶叶，细丝一般，从来没见过。碗中茶叶的量很少，单薄得令人起疑。水冲进去，亦不见精彩处，端起茶杯，细嚼一小口，则轻芬满口。继续整杯，馥郁馨香，得未曾有。于是一连泡了七八泡，纤细的芽渐渐展开，鲜肥而收敛，低调而甜美，香味始终不减。那个茶，我至今不知叫什么名字。老板娘说这个茶六千块一斤，你们要的话，三千块一斤就可以，我辈囊中羞涩，虽极爱之，终于没买，至今惜之。

七八年过去了，那个夜晚依然不能忘怀。我第一次知道茶叶在纤维里藏着这么丰腴的色与味，在干枯以后还可以如此延展自我。乌龙茶的醇厚，直观可感，而那个夜晚纤细的牙尖不过是生命的初绽，缘何如此醇厚绵长？果真是天地精华之气，尽蕴其中？茶叶是有生命的，冲泡的过程就是生命展开的过程，冲泡常常是轻浮的，带着些茶叶的草木气和焦躁气，然后一泡一泡，在第四五泡的时候趋于鼎盛，之后慢慢陨落。泡茶就像写一首诗，慢慢地推进，把茶叶所经历的春露秋雨与日月风霜慢慢展开，每一泡里藏着不同的经验，藏着不同的欣悦与忧伤，——不过诗常常一半藏，一半显，结尾常常蕴藏着高潮或惊异，而临近终点的茶叶则是生命在趋于凋零，宛若春蚕之死，宛若落花叹息着从枝头坠落，宛若秋叶依归于泥土。这个起落的过程，统计学上正态分布的模型约略可以近之。记得五年前，有个数学高材生喝了我泡的茶，发明了一个所谓的喝茶函数，还专门开了一堂英文的数学课邀我去听，听得我一头雾水。

再一次喝到好茶，是在大理古城。那一年的十二月，我和土豆、山鬼、花椒诸君搞了一个“醉云南”的旅游，第一站就是大理。在古城里闲逛，土豆一路走，一路吃，举凡饵块、饵丝、米粉、米线、乳扇等等，都要尝尝，那胃口让人羡慕。走得乏了，看见一片很大的茶叶店，进去转了转。老板也是位女士，一坐下便很热情地泡起茶来，殷勤得有些意外。一道一道泡出来，我们四个汉子便来者不拒地喝光。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从来没有觉得滇红这么好喝，简直像上瘾了一样，那味道虽然不如前面所说的那一次，也可以说简直好极了。于是纷纷解囊，买了几千块钱的东西。拿回来自己一泡，不过是残枝败叶，还有几分暗暗的霉味。我们明明看着老板从那几个玻璃瓶里取出来的，难道还能作假不成？这个疑问，迄今尚未解决。这也成了我的一件糗事，屡屡被几个同伴提起。从那一回的经验，我才知道茶叶店的茶实在是不那么好喝的。

好茶难得，自古如此。宋代名茶的一些核心产地，有些茶人家一春也不过产上几块小饼。晚明的袁宏道曾说，芥茶叶子粗大，真芥茶每斤要

喝茶

张宪光

值上二千元钱，他找了数年，才弄到一两。现在的名茶，铺天盖地皆是，往往以次充好，故而好茶常常不是买来的，乃偶然得之。有一次，美女同事送我两大包六安瓜片，甚是壮观，内心思忖，如此海量，叶大而长，味必不佳。洗盏烹茶，不料浓烈酸郁，有似茶中烈士，不逊顶级乌龙。还有一次，有位领导知我爱茶，送了一盒金骏眉，竹质小匣，煞是精美。这年头茶的包装，大都金玉其外，败叶其中，尤其是那种几十包的大包装，多是糊弄人。那盒茶总共只有十二小包，包装美则美矣，我却没当回事，用自来水泡了一包，不料柔糯芬芳，回味无穷，其佳平生罕见。此后，那个茶每泡一次，都很郑重，不少人围坐左右，一品佳茗，令人至今思之不已。我后来曾在网上一个有名的茶庄里买过特级的金骏眉，却味道平平，让人失望。

疫中出门不便，存茶告罄，只好买大盒装川宁红茶解馋。对英式红茶，我素无好感，总以为这种工业化的生产方式不能将茶的真味发掘出来。这几年喝了一些英式红茶，却慢慢感觉到了这种茶的好：一是价格便宜，二是品质稳定。除了产地上的些微差异，英式红茶的品质稳定在中上的水平，不会甚好，也不会甚差，性价比比较高。冬夜深寒，读书间隙常常停下来，泡上一壶，不加糖，不加奶，慢慢地喝，最是冷寂中的一点余欢。有个学生从英国带回来一包玫瑰红茶，用塑料袋很随便地装着，味道不错。有段时间没茶喝，就是靠这袋茶支撑，只是玫瑰香气太重了。

文人雅士，多不喜粗茶。但相比那些以次充好的货色，我更喜粗相。办公室的茶桌底下，有一包塑料袋装的云南粗茶，是山鬼以前云南的学生寄来的，系自家手种，枝枝粗硬，枝枝粗硬，如细铜丝，颜色暗黑，长可二寸许。偶尔泡一次，味道是苦的，而那种粗犷的野味，岂是假茶所能比拟。粗茶乃真人，冒名之茶乃伪士。

这几年喜欢上了台湾茶，梨山茶、大禹岭茶、金萱乌龙、冻顶乌龙、文山包种茶等等，几乎无一不佳。然而台湾茶皆产自高山之上，味重力大，不堪多饮。

陈眉公《茶董》小序里说：“独饮得茶神，两三人得茶趣，七八人乃施茶耳。”我喜欢自己喝茶，尤其是晚上喝茶，然而并不懂得什么“茶神”，只是性好独饮而已。七八个人饮茶也是开心的事，给一二十个学生泡茶偶尔亦有之，然而的确并不常有。至于两三个人一起喝茶，也未必一定得其茶趣，倒是深夜茗话，常常扯得很有趣。而今友人山鬼即将离沪返湘，我也赋闲在家，聚在一起喝茶的人越来越少了。

掉一点就露出一片绿油油的草地，像是在收割刮乐彩票的涂层。暮色弥漫中看到梅花鹿在花丛中出没，大雨冲刷后的褐色皮肤泛着斑斑的光泽，像是曾在梦境中出现过，但很快便消失不见了。

到了绿岛灯塔前，忍不住披上雨衣下车，在昏暗的天色下看着太平洋在眼前无限延展，像是一张冷峻的面孔，即使用大雨倾泻而下，表面仍看不出任何起伏，不知道其下隐藏着多么炽烈的风暴。还想继续向小岛深处进发，但天色已完全暗下来，倦鸟归巢，草木黯然，雨仍在不断落下，经过内心挣扎只得原路返回。

刚来北京第一年的春日，租住在学校附近十字路口的老旧居民楼四楼，卧室窗前有一棵巨大的香樟，树叶几乎要抵住窗纱，只要有风，就会捎来缕缕清香。春雨是娴静的小家碧玉，往往不知是几时悄悄登场。坐在写字桌前，从窗纱中漏出几滴雨珠打在翻开的书页上，才会觉察到下雨了，而那股香气似乎也变得更浓郁了。雨天光线昏暗，手边的书看着看着就睡着了，也不必惋惜，反正没有什么非做不可的事。

有段时间北京大规模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对居民楼的外墙进行加固，原来的窗台被打掉还没来得及修好，卧室就直接暴露在外界的空气中，只隔一层绿色防护网。我总是梦见暴雨来袭，洪水涌进房间，床铺浮了起来，载着动弹不得的我漂向窗台，似乎就要坠落下去。醒来的时候额头上湿湿的，也不知道究竟是汗，还是昨晚被风吹进来的雨。



「文汇报」
微信二维码